

# 轉山紀行

佛子

如果沒有 Janson 的〈岡仁波齊轉山指南〉：<https://zhuanlan.zhihu.com/p/545769661>，這趟旅程是難以實現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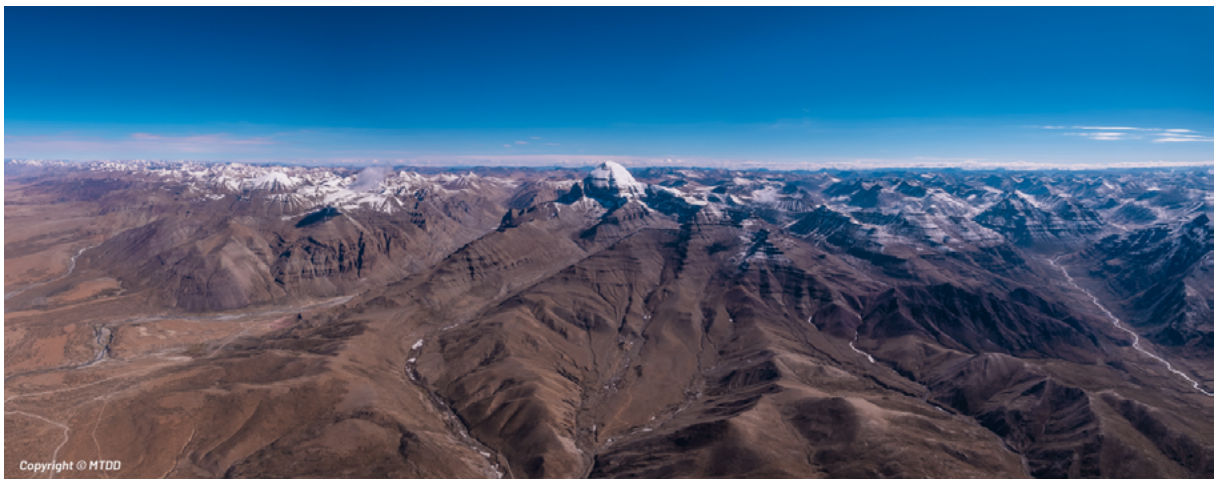
「岡仁波齊」只是藏地的名字，意為珍寶雪山，而我更喜歡它梵文的名字「Kailash」（凱拉什），意為大水晶山，因為他的樣貌，本身就像一座崗地斯山脈拱起的白水晶。近年來岡仁波齊在內地的走紅，源於電影《岡仁波齊》和諸多網紅到當地打卡。開發旅遊景區的好處是讓轉山路上的基礎設施愈加完善，食宿和救援都有保障，提高了轉山的安全性並降低了難度。但由於網絡上多是片面展示岡仁波齊，很多人低估了轉山的危險和艱難，畢竟全程的平均海拔都在 5000 米以上，對平原生活的人，是有很大的挑戰。

最初我選擇從川藏線進藏，但出發前卻生了場大病，口腔潰爛導致無法飲食，因此也將行程推遲了三周。期間四川瀘定地震，我改選青藏線進藏。事後證明青藏線是對我更合適的路線。

在經過了西寧、青海湖、玉樹、那曲、拉薩、日喀則，最終我進入阿里地區，來到岡仁波齊山下的塔欽（巴嘎鄉）。「塔欽」是藏語的經幡，岡仁波齊轉山的途中經過的經幡廣場，每年都要在薩嘎達瓦當天舉行立塔欽的儀式。

雖然 Janson 撰寫了極為詳細的轉山指南，但每年氣候條件不同，體驗也截然不同。到達塔欽的次日，我見到了 Janson，得知今年氣溫回升比往年快兩周，三天以來氣溫顯著攀升，山裡在化積雪，以前能走的路現在都是雪水流淌，甚至某些路段被淹沒了，要我等幾天再進山。

期間我得以拍攝了岡仁波齊南坡的全貌。



（無人機航拍神山南坡全景）

轉山分為外轉和內轉，外轉全長 55 公里左右，是大多數人會走的路線。內轉會要求先完成 13 圈的外轉，才會繞岡仁波齊峰南側的因揭陀山，這條線路困難很多，途中沒有補給，卻有危險的埡口。

我於到達的第四天開始了第一次轉山。因為要拍攝，我背了近 40 斤的器材開始轉山，殊不知這是一場痛苦的開始，幾個錯誤選擇的疊加，導致了我之後的崩潰。

從塔欽出發，是看不到神山的，直到抵達第一朝聖點，神山才會第一次露面。目前轉山的道路，據說是 800 年前噶舉派僧人郭倉巴所開闢，這裡是他在轉山路上第一次目睹神山時駐足朝拜的地點。



(從第一朝聖點遠眺神山)

往前走就是曲古寺以及山下的經幡廣場。這裡會遇到分叉路。向山上走就是曲古寺，裡面有三樣聖物：那洛巴用過的法螺、煮茶大鍋和一尊大理石無量光佛。上山路看似不遠，但非常陡峭，我揹著沉重的行李，艱難爬上了曲古寺，對佛像朝拜後，便想下山繼續前進。去往曲古寺，在保存體能上，是錯誤的選擇。上下山消耗了 80% 的體力，但我執意繼續前行，就注定無法完成後面的路途。



(遠處山上是曲古寺，下面掛滿經幡處就是立塔欽的廣場)



(從曲古寺山腰看神山，最左側的山頭就是魔王宮殿)



(台球桌改造的瑪尼石)

過了曲古寺檢票點，是一段大約 12 公里偶有起伏的平緩山路。路上有很多有趣的地標，比如魔王宮殿，相傳是魔王貢波稟想要盜取岡仁波齊，釋加牟尼佛率五百羅漢來，方才震懾魔王，並把神山釘在原地，魔王因此被罰守護神山，這樣也才有了魔王宮殿和四處「不動地釘」的故事。還有長相酷似神獸的岩石，當地人給他起名叫「格薩爾王的馬鞍」。



(格薩爾王的馬鞍，中間的岩石就是張臉)



(魔王貢波稟宮殿)

魔王宮殿這裡還有塊奇特的石頭，被稱為「吉祥天母的骰子」。這塊方形的石頭明顯和周圍的環境格格不入，令人好奇是怎麼跑到上面的。



(中間白色的方形石塊，和周圍的環境格格不入)

往前不遠是第二朝聖點，是再次看到岡仁波齊峰西壁的地點，而我在此崩潰了。此時我的身體承受著巨大的痛楚，負重和爬坡透支了所有體力，背包和胯骨擠壓，皮膚和肌肉有如潰爛般劇痛。往前再走五公里是原定第一天的駐地，芝熱寺，是救援車能到達最遠的地方，往後翻越垭口的路，只能靠自己走下去，沒有救援。最終我認清，如果以這個負重去翻垭口，會掛掉。我決定原地叫救援，在極度崩潰的狀態下，我結束了第一次嘗試轉山。



（第二朝聖點，我在第一次轉山時，在此崩潰痛哭，躲在這塊瑪尼石堆後面避風。照片是第二次轉山時擺拍的）

我趴在第二朝聖點的瑪尼堆後避風，如果是在平原徒步，這個負重也許我還能堅持一下，但高原對身體的消耗遠超過平原，此時我只能臣服於大自然的力量，瑟瑟發抖。大約過了一個小時，一道陽光從烏雲間穿過，射向神山，照亮了山峰的底座。我剛想翻出相機拍攝，起身時，看到救援車駛來，苦難的一天結束了。

休整了兩天，再次出發是和有了十年轉山經驗的大哥和兩位大姐組隊，裝備減少到最少。神山很照顧，一路大多陰天，偶爾會露出神山真容讓我們有機會拍照。



(第二次轉山，拍到了岡仁波齊峰的西壁，罕見露出的真容)



(攔路打劫的土撥鼠)

路上遇到了攔路搶劫的土撥鼠——由於被路人長期餵養，慣出了毛病，攔路打劫，不給吃的就不給通過。



(首次抵達神山北壁拍下的日落)

終於在日落前，我們抵達了芝熱寺，目睹了岡仁波齊北壁和三怙主。

岡仁波齊是佛教、印度教和苯教都認定的神山。在藏傳佛教裡，岡仁波齊被視為勝樂金剛的壇城，旁邊的小峰，是金剛亥母的所在。從北坡看山峰，像是探出的蛇頭，是濕婆神的象徵，也被視為濕婆神的居所。而苯教發源自神山所處的區域，因此岡仁波齊從宗教的角度，是最具聖靈的神山，獨一無二。



(左側的小雪峰，就是金剛亥母)



神山面前的三怙主，中間是觀音菩薩，左側是文殊菩薩，右側是金剛手菩薩。文殊菩薩是最特別的，山坡上凌厲向上聳起的山石，猶如文殊菩薩慧劍上的炎雲。從航拍中，更清晰看到三怙主和岡仁波齊的關係，神山主體和左側延展出的大臂，與三怙主形成了整體。此刻我完全臣服於自然。



(神山面前的三怙主，從左至右：文殊、觀音、金剛手)



(文殊菩薩的炎雲山)

神山北壁，芝熱寺的海拔已有 5050 米，對很多第一次來到這個海拔高度的人，即使沒有嚴重的高原反應，夜晚入睡也很困難。第二天還要翻越海拔接近 5600 米的埡口，對身體是不小的挑戰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們先去拜訪了芝熱寺。「芝熱」，是音譯，藏文是「犛牛角」的意思。相傳郭倉巴來到此處，看到犛牛為他引路，他立刻認出犛牛是獅面空行母的化身。犛牛帶他進入一個山洞，牛角在岩壁划出一道印記，郭倉巴在此修行了很久，離開時帽子在犛牛角印記同樣的位置蓋上了帽子印記，並留下誓言，凡有觸碰朝拜此處印記者，便可免於墮入三惡道之苦。在此聖跡的基礎上，建立了芝熱寺。歷史上，岡仁波齊地區曾是不丹王國的一塊飛地長達八百年之久，因此是竹巴噶舉的影響範圍，芝熱寺以前也屬於竹巴噶舉，後因某些原因轉變為噶瑪噶舉。這也是岡仁波齊地區唯一一座噶瑪噶舉寺院。

離開芝熱寺，我們向卓瑪拉埡口前進。這段路雖短，但卻是艱難的上升路。由於融雪，雪面鬆動，雪下有流淌的融水，一腳下去，常常踩破雪殼，踏入雪水。即使尚未融化的積雪也十分鬆軟，一腳踩入，會沒過小腿肚。被人踩踏的硬雪，其實已經結冰，走三步，滑兩步，道路可謂十分艱難。



(腳踩入雪坑是常事)

海拔 5600 米，含氧量為平原的 55%，每一步都疼痛，呼吸艱難，心臟拼命搏動，活著的感覺在此如此透徹。抵達垭口，看到了成片的經幡，覆蓋了整座山頭。朝聖者把親友的頭髮撒在此處，也許是為逝者祈求神山的超渡，也許僅僅是代他們完成轉山的願望。我掛了經幡，帶了金觀音的佛牌和蓮師的隨身佛，在垭口拍下照片留念。短暫停留，就開始了下山的路。



(在卓瑪拉垭口掛經幡)

也許是扁平足的關係，身體不容易平衡，下山的路對我格外困難。山路陡峭，布滿岩石，覆蓋上冰雪，膝蓋承受了額外的負擔，格外難走。我依靠著登山杖支撐，艱難下降。途中會經過一處「空行母澡浴池」的聖湖。相傳一位來自康藏的母親揹著年幼的孩子千里迢迢來轉山，翻過卓瑪拉垭口，口渴難耐，看到不遠處的聖湖，便下來喝水。不料疏忽下，背上的幼子滑落至水中，不幸淹死。悲痛的母親不停轉山，祈求神山寬恕自己的罪過。在轉了十三圈時，疲憊的母親靠在一塊石上休息，醒來後，發現手臂倚靠的石頭上留下了手臂的印記。她頓時明白，這是神山寬恕她罪過的徵兆。從此就有了外轉十三圈作為內轉前提的說法。



(空行母澡浴池)

過了空行母澡浴池，是一段極為困難的下山陡坡。事實上這段路並沒有固定路線，隨著融雪和雪水衝刷，每年的曝露的路線都有所不同，我扒著岩石，小心翼翼探尋下山的路。熬過這段，就下到了河床，不動地釘補給站，翻越雪山垭口的路段就算結束了。



(下山的亂石路)

其實從卓瑪拉垭口開始，我因為膝蓋疼痛，已經掉隊了。大哥放慢了腳步，等我一起下山。在不動地釘補給站，我們遇到了先頭隊友，還遇到了常年在神山轉山的人，據說已經轉了三百多圈。是他的師父讓他們在岡仁波齊常年苦修的功課。

餘下還有 25 公里路，一般會在 15 公里後的尊珠寺休息一晚，第三天再完成剩下 10 公里。垭口的路已經消耗了太多體力，按經驗，如果一天走完剩下的路，最後 10 公里會極為崩潰。但由於隊友要趕上第二天回拉薩的車，我們不得不在今天回到塔欽。稍作休息，我們開始後面八小時的路程。

神山東側的路是很無趣的，沒有景色，看不到神山，路邊的山都是光禿的岩石，路面是相對平緩，略有起伏的石子路。身體此時已十分疲憊，只靠精神意志，麻木的邁著腿。在尊珠寺稍作休息，出發前，拍到了神奇的彩虹。神山會適時地給我們鼓勵。



(在尊珠寺出發前出現的彩虹)

又經過幾個小時麻木的徒步，我們到了最後一個補給點，宗堆。這時已經走出山溝，看到了遠處的納木那尼峰和聖湖瑪旁雍錯。此時西側黑雲壓境，我們還在感嘆日落雨幕的景色。不久便發現雨幕徑直朝我們移動，而我們卻沒準備雨衣。最後四公里的路，頂著大雨，從內到外徹底濕透，狼狽回到塔欽。十分完整地體驗了神山的每一面。



(黑雲已經壓了過來，遠處是納木那尼峰)



(已經能看到遠處塔欽被雨幕覆蓋)

三天後，來了新朋友，我開始了第三次轉山。這次出發，我的目的是透徹的拍攝神山。依舊是重裝出發，但有了之前的經驗，我盡可能減少需要自己徒步的路程。先坐車到曲古寺山腳（汽車最遠能送到這），再徒步 12 公里到芝熱寺。次日從芝熱寺坐車回程，後半段就不走了，背著這些裝備也走不動。神山很照顧，向我毫無保留展露了他的全貌，讓我拍到了此行最純粹的神山。中途經過第二朝聖點時，前方烏雲大作，明顯就在下大雨，我十分惶恐，因為我的器材包並不完全防水，而天氣預報說這兩天無雨，我並沒帶傘（完全是為了減負），我只有狂奔到旦增仲康補給點。現在回想，我那時爆發了多大的力量，在海拔 5000 米處，背著二十多斤的器材狂奔。好在之後天氣放晴，在芝熱寺拍到了完整清澈的神山。此處無需多言，感恩神山。



（岡仁波齊主峰，左側為觀音菩薩，右側為金剛手菩薩）



(日落前拍攝的岡仁波齊主峰北壁)



(主峰頂部的形狀，宛如探出的蛇頭)



之後的幾天，神山就再沒有如此清澈的無雲晴空。我也嘗試去內轉路線拍攝神山南壁，都因厚重的雲霧遮擋告終。大哥說，這是進入雨季的徵兆，比往年至少提前了一周多。雨季到來，神山往往終日被雲霧遮蓋，晴天很稀有，山路潮濕，並不是轉山的最佳時機。直到九、十月份雨季過去，才會迎來一年最好的轉山季。然後就進入寒冬，大雪封山，不能轉山。在上師、佛、菩薩、及神山的加持下，我的轉山和拍攝神山的願望得以如意圓滿實現。



(被雲霧籠罩的神山南壁)

相對於神山的存在，人類只是轉瞬即逝。時代的轉變、朝代的興衰，在神山的尺度下，都會顯得無足輕重。我作為一個虔誠朝禮的過客，忠實地記錄下這段得以親近神山，沐其恩澤的旅程。

二〇二三年 八月廿六日

凱蔭居 於北京

[Related work: [感應領教 Learned through Inspirations](#)、[大水晶山油畫](#)、[大水晶山禮讚](#)]